

Sarah Gregoy

[美] 萨拉·格雷戈里 著

程维勇 宋宝华 译

国会山

丑闻



军事谊文出版社

国会山丑闻

(Capitol Scandal)

(美) 萨拉·格雷戈里 著

(By Sarah Gregory)

程维勇 宋宝华 译

军事译文出版社

Capitol Scandal

Copyright © 1999 by Sarah Gregory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1 by The Military Publishing House of
Friendship & Literatur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ominick Abel Literary Agency

All right reserved

中文版权归军事谊文出版社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会山丑闻 / (美) 格雷戈里著; 程维勇, 宋宝华译.

1 版. - 北京: 军事谊文出版社, 2001.11

书名原文: Capitol Scandal

ISBN 7-80150-165-9

I. 国 ... II. ①格 ... ②程 ... ③宋 ... III. 侦探小说 - 美国 - 现化
IV. 1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52450 号

书 名: 国会山丑闻

译 者: 程维勇 宋宝华

出版者: 军事谊文出版社 (北京安定门外黄寺大街乙一号)
(邮编 100011)

发行者: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者: 北京谊文印装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版 次: 2001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张: 9.06

字 数: 224 千字

印 数: 1 - 10000

书 号: ISBN 7-80150-165-9/I·35

定 价: 16.00 元

序言

在这个国家的首都,有很多喜欢长跑的人。人们发现在这些长跑的人之中,往往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带有政治目的,他们希望在供长跑用的林荫道上,可以见到总统或其他的达官贵人;另一类则是真正热衷于锻炼身体的人。

华盛顿市内的罗克河公园,是各式各样喜欢长跑锻炼的人都乐意去的地方,那里有一条长达 15 英里的林荫道一直通向马里兰。罗杰·德尔和巴巴拉·彼得曼也是常去那里锻炼的一对情侣。在 12 月初的一个星期日凌晨大约 4 点钟的时候,他们冒着华氏 20 度的寒冷天气,驱车来到公园附近的一个桥头,把他们的宝马车停在那里后,就开始了他们的晨练。这一对情侣,一起住在乔治城,他们都有工程硕士学位,并且都从事计算机芯片的设计工作。罗杰已经参加过一次纽约市的马拉松比赛,巴巴拉决定参加明年的女子马拉松比赛。那天,他们穿着白色的保暖运动衫,戴着柔软的皮帽子,帽子上还装有一个电池灯。

公园要到 7 点钟才开门,所以他们避开正门,从小路绕了进去。路上有一些碎冰片,他们小心翼翼地跑着,当跑到桥旁边的陡坡上时,他们踩在木质的路面上,以免滑倒。正当他们接近平地时,一个穿着晚礼服的男子从树林中走了出来。

如此突然的相遇,使这对跑步者大吃一惊,以至于后来他们俩形容这个男子的着装时,竟大相径庭。巴巴拉坚持说这个陌生人穿的是无尾半正式的晚礼服,而罗杰则同样肯定地说他穿的是深色的正式礼服。不过他们俩都一致同意,这次遭遇对这个陌生人

来说,肯定和他们一样感到意外。他走过他们身旁时,一句话也没说,并把头扭了过去。他的喘息声很重,好像刚干了累活。树叶和小树枝粘在他的外衣上,头发里也混有树叶和枯枝。他加快了步伐,跨过马路,跑上人行道,消失在夜色中。接着很快传来汽车引擎的发动声,当汽车驶过的时候,车子前灯的灯光穿透了夜色。罗杰和巴巴拉在原地跑了一会儿,商议要不要继续跑下去,最后他们还是决定按原计划进行。这一对情人跑进了树林之中。他们俩这次跑的距离算是短的,他们沿着罗克河跑了8英里,到了动物园,然后折返回来。以近乎最高的速度跑步,使他们感到十分愉悦,因而对遇到那个陌生人的事,早就置之脑后了。当他们快要到达跑步的起始地点时,他们开始寻找罗杰竖在地上当作标志的一根弯曲的树干,它标志着通过树林走向他们停车点的最近路径。当时离日出还有一两个小时。罗杰走在前面几步远的地方,他的头灯照到了那根弯曲的标志树干,他很快地向左一转,消失在树丛中。“与你比赛,看谁先到。”他开玩笑地叫道。

巴巴拉接受了他的挑战,高兴地喊了一声,就在树丛中曲曲弯弯地飞奔起来,全然不顾小树枝扯刮她的衣服。只要再走15码,就可以走出树林,踏上通向大街的小道了。这时巴巴拉·彼得曼的脚碰到了一个硬东西。她一头栽倒在地上。

要不是她的运动衫结实,她很可能会擦伤。她扑倒在地上,鼻子埋进了冰冻的落叶中,冰霜弄湿了她的衣服。巴巴拉气得说不出话来。她怎么会那么笨拙呢?她翻身坐起,用拇指和食指把头灯调整一下,想照一照究竟是什么东西把她绊倒了。

一束光线所到之处,照亮了一条修饰得很好的歪曲的大腿,秀美的脚,脚趾头上涂着指甲油。一阵战栗透过她的全身,巴巴拉费力地站了起来。她正站在一个年轻妇女的尸体旁,死者穿着露背、无袖、镶有小金属片的晚礼服。她的裙子捆在腰部,身上没有穿内衣裤。她的皮肤在灯光下显得有些微黄,但实际上是紫色。她有

黑色的短发，头颈扭曲在一边。一根树枝落在她的上身，挡住了她的脸，巴巴拉弯腰拨开了树枝，看到这个已经死去的妇女头上有两个银元大小的洞：一个穿过她的颧骨；另一个穿过她的前额。两个伤口都渗出血和灰色的东西。

巴巴拉的尖叫声划破了冰冷的寂静，接着就是她呕吐的声音。罗杰·德尔即将跑到大路上时，听到了她的叫声，他迅速折回去跑到他爱人的身边。当他看到地上的景象时，惊得目瞪口呆，他伸手温存地搂着巴巴拉的肩膀。他意识到，在严寒的凌晨，在茂密丛林中，突然发现如此阴森可怕的景象，一定把巴巴拉吓坏了。

主要人物表

莎伦·海斯(女)	得克萨斯州律师
拉塞尔·布莱克(拉斯)	得克萨斯州律师
梅兰妮·海斯	莎伦·海斯的女儿
希拉·温斯顿	莎伦·海斯的好友,精神病医生
威尔·约翰·本尼迪克特(伍斯)	美国众议员
玛蒂·鲁思·本尼迪克特	
威尔·约翰的母亲,美国参议员,参议员少数党领袖	
保罗·本尼迪克特	威尔·约翰的父亲,法学院教授
卡桑德拉·梅森·本尼迪克特(凯斯)	威尔·约翰的妻子
伊莱恩·特罗尔	威尔·约翰的秘书
考特尼·李	众议院女实习生
梅利莎·鲁道夫	考特尼的同屋好友,女大学生
林登·格雷	莎伦的调查员
奥利维亚·韦尔顿	莎伦的调查员
格雷戈里·坎皮希(格雷戈)	哥伦比亚特区美国检察官
塞德里克·海德	哥伦比亚特区检察官
萨利·庞	哥伦比亚特区检察官
威尔逊·惠利	哥伦比亚特区法官
霍华德·摩根索	哥伦比亚特区探长
艾萨克·布朗(艾克)	哥伦比亚特区探员
弗吉尼亚·托勒多(吉尼)(女)	哥伦比亚特区探员
马克·波特	私人侦探
罗布·斯坦利	莎伦的男友,梅兰妮的父亲
丽塔·卡伯尼	专栏作家

第一章

在 10 月份的最后一天,莎伦·海斯从加利福尼亚飞往得克萨斯老家。在短短的 5 天中,她已成为一个知名人士,因为她为美国最有名的明星达拉·考旺当辩护律师,为她洗脱了谋杀罪名,而这件事已经在全球范围的许多电视节目中播过了。受人注目使莎伦感到颇为不安。当 747 航班上的旅客们向她投来异样的眼光,然后与同伴们一起窃窃私语时,她真恨不得钻到椅子底下去。

莎伦愿意成名,她愿意出现在雷诺主持的节目里,接受记者采访,愿意受理报酬高的案件,自有她的苦衷。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她是一个单身母亲,并有一个女儿要她赡养。女儿梅兰妮正进入敏感的少女时期,莎伦担心梅兰妮会吸毒,会整夜呆在外面,会在男孩子们的再三恳求下答应他们的要求,而她这个当妈妈的却在全国各地飞来飞去。这种想像出来的担心,使莎伦真想把头埋进沙里,不理外界的一切事宜,再也不离开得克萨斯州。

华盛顿市区

华盛顿市的警署指派弗吉尼亚·托勒多和艾萨克·布朗,负责调查罗克河女尸案。吉尼(即弗吉尼亚·托勒多——译注)个子矮小,橄榄色的肤色,有美利坚大学学位。7 年前,她进入警署,她常在夜间工作,以便白天去读硕士学位,可是不久由于交不上学费,不得不中途辍学,参加了探员的考试。她的丈夫是一个负责巡逻公路的警员,住在阿灵顿。虽然她早就放弃了想当一名教师的梦想,可是在警车里,她仍然带着一台收录机,以便在调查案情的途

中,聆听录音教材。她的搭档则静静地坐在一旁。

艾萨克·布朗也进过大学,不过他没有学位。他是一个身高 6 英尺 4 英寸,体重 290 磅的黑人,在加利福尼亚大学里是个挺不错的棒球队员,他本想成为一名职业球员,后来因为膝部受伤,12 年前他进了警署,从头学习警务。一开始他在市监狱当一名看守,后来调到市警署,成了一名探员。现在他已有 33 岁了,由于身材魁伟,许多警察叫他“兰博”。受过良好教育的吉尼认为,这个绰号有点种族主义的味道,她把她的搭档叫做艾克。布朗探员看来却无所谓,叫他“兰博”或是艾克,对他来说都一样。

探员们详细询问了巴巴拉·彼得曼和罗杰·德尔,但没有了解到多少情况。这对情人只能粗略地描述他们所遇到的那名男子的样子,不过他们同意第二天到警署来看画像。托勒多和布朗监督着警察们保护好现场,验尸官宣布受害人死亡,为死者照相并把死者的手套上塑料袋,运尸车把尸体运到停尸房。这一切工作完成以后,探员们填好了报告,这一天的工作就结束了。

华盛顿邮报在第二版都市新闻里,报导了有关无名女尸案的消息,这则消息产生了积极的效果,第二天上午 10 点,就有人来认尸。来人名叫梅利莎·鲁道夫,是一个身材苗条的女学生,住在阿灵顿。她走进警署的时候,胳膊下夹着一份报纸。虽然她穿的是膝部有破洞的牛仔裤,脏兮兮的白球鞋,一件磨损了的男式衬衣,但是她的头发和化妆都很完美。她有一张柔美而稚气的脸。当停尸房的工作人员揭开蒙布时,鲁道夫小姐含着眼泪喃喃地说,“哎呀,真的是她……”

半小时后,探员托勒多和布朗在一间小办公室里与鲁道夫小姐谈话。当她用吸管喝饮料时,她的手在微微发抖,她告诉探员们受害人是她的同屋好友,名叫考特尼·李。

“你最后一次见到她,是多久以前的事?”布朗用一种浑厚的男低音的声调问道。

“星期六下午。”梅利莎·鲁道夫的声音很柔和，带有得克萨斯州的鼻音。

“几点？”

“大约2点钟。唉，我真的无法相信这件事。”

“你和李小姐在一起住，有多久了？”

“学校刚开学。8月份。不过我在大学一年级时就认识考特尼了。”

探员们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托勒多说，“在得克萨斯？”

“你们怎么会……”鲁道夫凄然笑道。“哦，对了，我的口音。是的，在得克萨斯州的贝敦。”

布朗充满同情地问道，“你们两位年轻的女士一起来这里上大学？”

鲁道夫小姐放下了她的饮料，两手紧扭在一起，“喔，不。我是大学三年级，考特尼刚迁居到这里。她原来在南方卫理公会大学上学。”

“在达拉斯？”

鲁道夫小姐茫然地点了点头。

布朗看了一眼录音机。“录音机不能录下点头的，小姐。”

“对不起。南方卫理公会大学是在达拉斯，没错。”

“她是一个转校生？”

鲁道夫小姐立即摇摇头。“考特尼是在……她辍学一年。她现在正跟随一个国会议员当实习生。我应当告诉你们，她爸爸和玛蒂·鲁思·本尼迪克特很熟悉。”

布朗惊讶地问道，“参议员本尼迪克特？”

“是的，警官先生。”

布朗看着托勒多，好像在说：哎，我的天哪。玛蒂·鲁思·本尼迪克特是当今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总统在司法方面的主要助手。玛蒂·鲁思最近在民主党大会上发表的、带有浓重得克萨斯鼻音的

演讲,引起了全国性的轰动,更加提高了她的声誉。公众认为她是一个义正辞严、伶牙俐齿而又高风亮节的女士。她的丈夫保罗,原先是得克萨斯大学法律系教授,现在是一个公司的主管,是反对吸烟运动的领袖。玛蒂·鲁思有一个儿子,名叫威尔·约翰·本尼迪克特,他是一个年轻的众议员,刚当上不久。在首都各大报刊的社会新闻中,几乎没有一天不提到玛蒂·鲁思、威尔·约翰、或保罗·本尼迪克特的。首都的警方大都讨厌有政府的官员牵涉到案件里来,办这类案件常常是官样文章,调查还没有完全展开就进行不下去了,结果往往是不了了之。

托勒多兴致勃勃地说道,“根据我们的经验,我们接触到的一些政府实习生,通常都是政党的支持者、捐款者们的子女……”

还有他妈的筹款者,布朗想道。他当警察时,曾抓过几个这类的实习生,大都是因为在宴会上肆意喧哗,邻居打电话给警署,抱怨噪声太大。可是随后一个参议员或者是一个众议员的助手给律师打一个电话,什么问题就都没有了。现在,首都的警察认为,这样的拘留纯粹是浪费时间,通常只是警告几句,就把他们放了。

“按照考特尼的薪水,谁都无法生活。”鲁道夫小姐皱了一下鼻子说:“600元左右。”

在梅利莎·鲁道夫住的地区,光房租就是这个数的两倍。“向家里要补贴?”托勒多问道。鲁道夫小姐点点头。“考特尼的爸爸和我的爸爸是合伙人。”

“什么样的合伙人?”

“一个律师事务所,叫鲁道夫,李与斯蒂克尔迈耶律师事务所。斯蒂克尔迈耶先生不到事务所来,他是一个州参议员,在奥斯汀。”

托勒多的脸色变得很柔和地说道,“你能通知一下直系亲属吗?如果亲属在当地的话,通常是由我们来通知,不过……”

鲁道夫小姐鼻子抽搐着,似乎要哭出来了。“我无法面对李先生。最好不要由我来做这件事。”

布朗探员以郑重的口气问道：“星期六你见到你的同屋，是在你们的公寓里吗？”

“我正要出去。我的男朋友在安纳波利斯，他那天正好有空。”

“我们要去你的住地，检查一下李小姐的东西。”布朗说道。

鲁道夫小姐耸了耸肩说道：“什么时候来，通知我一下就行。”

“当你和考特尼·李说话时，”布朗问道，“她曾表示要出去吗？”

“她向我借衣服。”

“是镶小金属片的晚礼服吗？”

“是的，警官先生。”

“我告诉过你，小姐。那是她死……”

“我知道。报上也是这么说的。”

“那就对了，”布朗说道，“它确实是一件镶金属片的晚礼服。这件衣服是一个证据。你明白吗？”

“不管怎样，出了这件事以后，我不会再穿它了。”

“我们会把它好好地保管在我们的档案室里。她告诉过你，她要去什么地方吗？”

鲁道夫小姐好像受到什么压力，眼睛里闪过一丝厌恶，说道：“我不敢肯定。”

布朗与托勒多交换了一下眼色，他的身子向前靠了靠，把前臂撑在腿上，问道：“我们很同情你，这使你为难，但是我们是在调查一桩谋杀案，向我们隐瞒任何事情，都是犯罪行为。”托勒多很不赞成地向布朗看了一眼。他显得好像根本没有注意到。

鲁道夫小姐惶恐不安地颤抖着说：“我不愿给任何人带来麻烦。”

“有些人已经有麻烦了。李小姐，她已经死了。”

鲁道夫小姐低头看着自己的膝盖。“考特尼常去参加宴会。”

布朗又问道，“那是些提供毒品的宴会？”

鲁道夫小姐的目光移向别处。“我不知道那里的事……”

“鲁道夫小姐，”托勒多插进来说道，“我们不是缉毒局，我们是在查一件杀人案。不过毒品会是一个线索，使我们知道到哪里去调查。”他微笑着继续说道，“只有杀人者才害怕我们，毒品是次要的。”

鲁道夫小姐的紧张情绪稍微减轻了一些，不过仍有一点不放心。“有几次，她带了一些回来。”

“从宴会上？”布朗问道。

“是的，警官先生。”

“是谁举办的这些宴会？”

“嗯，考特尼喜欢与年龄较大的人交往，那些她在工作上认识的人。”

“在国会议员的办公室里认识的？”布朗问道。

“是在那里，还有……她在国会大厦各处遇见的人。”

布朗不理睬托勒多向他投来的锐利目光，接着追问下去。“什么人？”

“具体地点出来？”

布朗挥了一下手。“我得告诉你，鲁道夫小姐，你看来在回避问题。这可能因为你是第一次和警方打交道。不过这可是件严肃的事。”

“我在中学时，曾与警方打过交道。”鲁道夫小姐说。

“在贝敦？那里每个人都认得你的父亲？”

她带点笑意地说：“他相当有名。”

“这里不是贝敦，小姐，我们每天和比你父亲有名得多的人打交道。妨碍公务，可不是件开玩笑的事。”

她看上去有点迷惑不解。“妨碍……”

“这是指：你知道谁在出售毒品，谁在搞蓄意谋杀或其他什么的，而当警方问你的时候，你却一味地糊弄他们。”

“艾克，”托勒多温和地，但很急促地说。布朗举起手来制止

她，等待鲁道夫小姐的回答。

鲁道夫小姐勉强地改变语气问道，“会有什么人知道是谁告诉你们的吗？”

“要是你告诉我们，她去了什么地方，这不会有人知道，”布朗说，“不过，要是你亲眼目睹什么，以后要出庭作证，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这个女学生的美丽的、灰色的眼睛，望着房间的角落。最后她告诉他们，“考特尼一直在与一个已婚男子交往。一个年纪相当大的男子。”

布朗耸耸肩。“‘相当大’是多大？”

“至少有 35 岁。”

“他叫什么名字？”

“本尼迪克特。”

“玛蒂·鲁思·本尼迪克特的儿子？那个众议员？”

她点点头。“威尔·约翰·本尼迪克特。他在他的办公室实习。”

“威尔·约翰·本尼迪克特举办的宴会？”布朗问道。

“我不知道是谁举办的宴会。不过考特尼看来是去与他会面。”鲁道夫小姐焦急地皱着眉头说。“玛蒂·鲁思不知道。你们不会告诉她吧？”

布朗紧咬牙关，没有说话。托勒多向这个女学生靠近一些，温和地说道，“根据这种情况，我们不得不告诉她。”

眼泪从鲁道夫小姐的脸颊上流下来。“我爸爸说的话是对的。”

“父亲们常常是对的。”托勒多说。“那么，他是怎么对你说的呢？”

“不光是考特尼想要去当实习生。我也想去。爸爸连听都不愿听这个。他告诉我，任何人要是放纵他的女儿与华盛顿那帮人

交往,就是把她扔进狼群里。我把他说的话,告诉考特尼,后来,李先生和爸爸为此大吵了一场。差点儿破坏了他们的伙伴关系。”她恳切地说,“喏,考特尼并不坏……”

布朗的怒容不见了,换成一付同情的面容。“有的人是那样。谢谢你,鲁道夫小姐。你的合作是我们追查作案人的第一步。”

任何牵涉到国会山那些人的案件,对警署来说,都是一个烫手的山芋,所以布朗和托勒多在梅丽莎·鲁道夫离开警署后,立即向他们的值班中尉报告了案情。这个值班中尉是一个名叫摩根·里斯的年轻人。他随即报告给了探长霍华德·摩根索。探长取消了他的午餐约会,立即会见托勒多、布朗和里斯。霍华德·摩根索具有一副花岗岩似的面庞,铁灰色的头发。他原先是总统的秘密保安。他仔细地聆听了探员们对案情的汇报之后,直截了当地说,“我们向报界透露了些什么?”

值班中尉里斯把球踢给别人。“这个问题由托勒多来回答,免得重复。”

托勒多说,“迄今为止,都是些微不足道的情況。今天早晨他们报道说发现了一具普通的无名女尸。”

“从现在起,”摩根索说,“这个案件的每一个情况都要先向我报告。下一步你们准备怎么做?”

托勒多这次让布朗回答。这个身材高大的黑人探员安逸地坐在那里,自由自在地说道,“传讯那个家伙。”

摩根索转动他的椅子,向窗外望去,望着宾夕法尼亚大道上的车流,望着从司法部大楼里往外走的男男女女,他们在寒冷的、盘旋着飘落下来的雪花中,蜷缩着肩膀,匆匆离去。“那个家伙是什么人?”摩根索问道。

“是死者的男友。国会议员。”

摩根索把手用力地挥了一下。“这不行。对玛蒂·鲁思·本尼

迪克特的儿子，绝对不行。顶多，你打个电话给他的办公室，约见他。”

布朗望着托勒多，托勒多低头看着地面。布朗向前靠了靠说道，“请原谅，长官，不过，给他时间去捏造事实，那对我们可没什么好处。”

“如果你传讯他，”摩根索说道，“他不会来的。他会派他的律师来。那样，你什么情况也得不到，不管是捏造的，还是真实的，或是别的什么。要是他确实愿意和你谈，你一开始就得告诉他，这是调查一宗谋杀案，告诉他受害人的姓名，以及你为什么认为本尼迪克特议员应该向你提供你所需要的情况。如果他扮演一个好公民，开始谈情况，那是上上大吉；要是他不干，把你推给他的一大堆助手，那时你用传票也不管用了。他可不是从东南部来的狄克韦格。这些家伙的专长就是回避问题。”他擦拭了一下眼睛，又用大拇指和食指捏了捏鼻梁骨。“这些该死的政治家们。要是他们能学会闭上嘴，世界上能减少多少麻烦啊。”

探长依然背向着他们。值班中尉里斯、探员布朗和探员托勒多互相看了一眼，都有没说话。

探员托勒多负责给众议员威尔·约翰·本尼迪克特的办公室打电话；探员布朗负责与受害人的家属联系。这个黑人警官从得克萨斯州贝敦信息中心获得了鲁道夫·李与斯蒂克尔迈耶律师事务所的电话，但是考特尼·李的父亲不在办公室。下个星期一之前，他不会到办公室来。布朗问能不能给他家里打电话。

“对不起，先生，”交换台的话务员告诉他，“我无权把李先生家里的电话告诉你。”

布朗把他自己的姓名、电话和分机号留给话务员，然后挂上了电话。他抬头看探员托勒多。他们的办公桌拼在一起，所以他一抬头就可以看到面对面坐着的托勒多。这位漂亮的女警官看起来

有点担心。“真怪。”她说道。

布朗跷起椅子，双手交叠在胸前。

托勒多在她的咖啡杯里放了一块低糖的糖块，又拿了一根搅咖啡用的塑料小棍。“本尼迪克特在他的办公室。在办公室，可是不接任何人的电话。我只好留下我的电话号码。”

布朗摊开双手。“这有什么好奇怪的？政治家们不和他们不认识的人交谈。”

“首先奇怪的是：他在办公室。国会没有开会。他们正处在放假期间，在感恩节后，他们有10个星期的假期，一直放到1月底。这些国会议员中，绝大部分都离开市区，到老家去与家人和亲朋好友共度佳节。”托勒多搅完了咖啡，吮一下塑料小棍的头，把小棍扔进废纸篓里。

“除非他们在这里有什么事。”布朗说。

托勒多对他眨眨眼。“多么微妙。得克萨斯州贝敦的地区号是多少？”

布朗告诉她地区号后，托勒多从信息中心查到了本尼迪克特众议员在得克萨斯办公室的电话。她开始打电话。她一边听着电话铃声，一边给她的搭档使眼色。她把下巴扬起说道，“是的。我是休斯敦纪事报的安尼·普鲁克斯，我想问问是否可以安排一下采访议员和他的夫人。我在写一篇系列报导，报导我们的代表们如何度过假期。”她一面听对方讲话，一面啜着咖啡。她说道，“呵，他什么时候能……？我明白了。那么，本尼迪克特夫人是否在市区，她可以接受……？谢谢你。不用了，我会再打电话来的。我经常不在办公室里，所以我的电话号码对你没有什么用处。多谢了。”她挂了电话，若有所思地用手指轻轻地敲打着桌面。“尊贵的威尔·约翰·本尼迪克特曾回家度假，不过，上星期五他已返回华盛顿，而且本星期四之前不会再回到得克萨斯。”

“把他的妻子留在埃及的奔法克过周末？”布朗问道。